

博物館的典藏因各界的參與捐贈，使收藏更形豐富而多樣。本院歷年來的器物類捐贈品總計為四千一百八十八件。此次展覽參考院

典藏內涵。

文物典藏是博物館的核心。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本院）的藏品除了承繼清代宮廷珍藏之外，歷年來亦不斷購藏並接受各方捐贈，以豐富收藏。自民國五十四年遷移現址至今，本院器物捐贈次數達一百三十筆，就捐贈者的特性而言，可分為三大類：第一類是民國初年開國元老的家傳文物，如吉星福、譚延闓等。每位捐贈者本身的經歷，就是一部民國歷史，他們在政治、軍事或文學、藝術等不同領域，各有其卓然成就，而其所珍藏的文物，正可以補本院清宮舊藏之不足，延續本院收藏品的歷史時間。第二類是張大千、王壯為等藝術家的藝術創作。他們將其一生中創作的重要作品，贈與本院典藏，供後人欣賞。第三類是梅原末治、葉義、彭楷棟等收藏家的收藏，從其收藏中挑選精品，贈與本院，更增本院典藏內涵。

博物館的典藏因各界的參與

捐贈，使收藏更形豐富而多樣。本

院歷年來的器物類捐贈品總計為

四千一百八十八件。此次展覽參考院

## 寄情人間 歷年捐贈器物特展

朱林澤 張志光  
黃蘭茵 陳 瑛



圖二 唐 三彩騎馬俑 林語堂先生捐贈 贈瓷58

藏常設展的大架構，以材質分為：陶與瓷、文房珍玩及金相玉質三大主題單元展出。鑑於有限空間，僅能擇部份捐贈文物展出，未及展出之捐贈品則輔以圖像，聊補遺珠之憾，並依捐贈時間先後順序表列歷年捐贈梗概，呈現觀衆面前，藉以彰顯各位捐贈者大公無私的精神，以下依序介紹各單元的策展理念及展覽精品。

### 陶與瓷

國立故宮博物院陶瓷收藏的品類範圍，以明、清官窯的數量最多，以宋代各窯的知名度最高，相當程度反映了清宮收藏的特色。而歷年來得自各界人士的慷慨捐贈，則更進一步豐富了陶瓷典藏的多樣性與完整性。

陶瓷器捐贈品劃分為「歷代贈



圖一 新石器時代 大汶口文化 白陶鬶  
許作立先生捐贈 贈瓷445

瓷集萃」與「近代生活美學」二單元。「歷代贈瓷集萃」單元展出作品橫跨新石器時代到清代，觀者不僅可與院內陶瓷器陳列室的展出作品合併觀之，從中窺見陶瓷史發展的軌跡；更可由這些有別於院藏精美官窯的作品，認識陶瓷器的素樸意趣與地方特色。「近代生活美學」單元則展出十九至二十世紀的成套生活用瓷，不論是為特殊節慶所特製的餐具，或是帶有吉祥寓意設計樣式的瓷磚與碗盤，均充滿喜氣與華麗的氣氛。以下依作品時代，選介陶瓷文物五件。

許作立先生捐贈的〈新石器時代大汶口文化 白陶鬶〉（圖一），使用泥質高嶺土手工塑造而成，整體器形像是一隻引頸而啼的鳥兒，二足

白地畫花鳥紋枕（圖三）為八角形，枕面與長邊微向內凹，全器施白釉，以黑釉描邊，並於枕面與枕壁筆繪花鳥圖畫，形成白地黑花這種黑白分明的視覺效果。瓷枕可作為生活用器的睡枕、臥枕或腕枕、陪葬用的冥器以及醫療使用的脈枕，使用年代自隋到清，以宋代最流行。磁州窯枕造形豐富，有長方形、腰圓形、雲頭形、花瓣形、雞心形、六角形、八角形、銀錠形，製作的技法是在白色化妝土上運用劃、刻、剔花、彩繪等裝飾技法，造成紋飾與器表間的色調對比，紋飾題材多為民間生活場景或詩



圖五 清 素三彩松樹筆筒 朱銘源先生捐贈 贈瓷176

文，並有專門製做瓷枕的作坊。北宋張耒在〈謝黃師是惠碧瓷枕〉詩云：「羣人作瓷堅且青，故人贈我消炎蒸，持之入室涼風生，腦寒髮冷泥丸驚。」說明瓷枕曾經是宋代文人雅士用以饋贈的禮品。明代高濂的《遵生八箋》則提到瓷枕有「明目益睛，至夜可讀細書」的功效。本院清宮舊藏中不僅有瓷枕收藏，從乾隆皇帝御製詩中也發現有二十餘首與瓷枕有關的詩作，足見瓷枕是民間百姓、文人雅士與皇家都共同喜好的生活用品。（張志光）

葉義先生捐贈的〈明 十七世紀黃釉印花蟹紋盒〉（圖四），盒呈圓形，帶蓋，器身扁平。盒身及盒蓋外壁均施黃釉，上下各壓印直棧，狀似一朵盛放的菊花；蓋面中央則施紫褐色釉，並刻印有蟹紋。矮圈足，足內亦施黃釉，只是較為稀薄，隱約可見其下粉白胎色。



圖三 金一元 磁州窯 白地畫花鳥紋枕 桂良先生捐贈 贈瓷430



圖四 明 十七世紀 黃釉印花蟹紋盒 葉義先生捐贈 贈瓷275

這一類產於明清時期中國南方的低溫釉彩被稱為「華南三彩」，有許多在十七世紀前半作為茶具輸入日本，其中蓋盒類的作品在早期則被稱為「交趾香盒」。近年來，經調查及考古挖掘，發現福建漳州平和縣應是這類型作品的產地之一，且自十六世紀末到十七世紀生產不輟。另外，類似的低溫釉彩蓋盒在日本元和九年（一六二三）廢城的京都伏見城跡以及大阪堺環濠都市遺跡的元和五年（一六一五）遺構中也有出土，是我們判斷生產年代的重要指標。（黃蘭茵）

在前，一足在後，流似鳥嘴朝天，敞口，束頸，頸腹接合處有五道紋紋，腹的上半部似半圓而豐腴，腹前有一個小圓餅形鈕，腹部中間有一道凸起的繩紋，扁形鑿銜接頸腹，腹的下半部承接三個中空袋形錐足。陶鬻是新石器時代晚期的一種陶製容器，通常以夾砂或泥質為原料製成，顏色有紅、灰、黑與白色。已出土的陶鬻見於山東省泰安大汶口、莒縣大朱村、曲阜西夏侯、鄒縣野店、兗州王因、日照東海峪和膠縣三裏河

等大汶口文化遺址；在接續的山東龍山文化遺址出土文物中，也常看到陶鬻的身影，如山東省的章丘城子崖、濰坊姚官莊、日照兩城鎮、泗水尹家城、兗州西吳寺等地，不乏造型獨特的陶鬻出土，一直到夏末商初，陶鬻的製作才逐漸減少消失。大汶口文化與山東龍山文化都是黃河下游地區新石器時代中晚期的文化代表，時間約在西元前四一〇〇—二〇〇〇年間，範圍約在今日的山東省、江蘇省北部、河南省東部、安徽省北部以及遼

東半島等地。（張志光）林語堂先生捐贈〈唐 三彩騎馬俑〉（圖二）的騎士頭帶幘頭，身著長袍，腰繫寬帶，足穿靴。其雙臂曲於腰部兩側，雙手呈握韁狀，腳踩馬蹬，威風凜凜，跨坐駿馬鞍轡之上。馬匹凝神豎耳，鬃毛分披前額二側，馬首微向左望。馬身骨肉亭勻，體態雄健，短尾細結，長身立於薄板之上。馬匹及人物皆以灰黃色陶土為胎，先上白色化妝土，再施低溫鉛釉，馬匹以褐色，人物則以綠色為主，褐、綠、黃、白交接，釉色飽滿鮮亮。騎士的臉部及雙手原應有彩料描繪顏色，可惜現已不存。



圖七 戰國玻璃珠 梅原末治先生捐贈 贈雜2

西南。學者認為石刃骨刀是史前時期先民隨身攜帶的器具，可能是宰殺動物時剝皮和切割過程的工具，或食用肉類時的餐具。

梅原末治先生捐贈〈戰國玻璃珠〉（圖七），圓形，中央有一圓穿孔。色呈棕帶黃綠，表面平滑光澤，黑色漩紋佈列，漩紋以一黑色圓點為中心，由小而大環繞深淺不一的圓形紋。學者研究指出，中國玻璃的生產，與青銅器冶煉有密切的關係，但技術似乎尚未成熟，前期的玻璃以玻璃管、珠為主，質地易脆，常出現在西周早期墓葬中，或單獨或與瑪瑙、松石等珠子串成頸部或頸部的飾品，是當時的達官貴人、帝王將相使用之物。

曾勞藹如女士捐贈之清〈曾國藩印〉、〈蔭生〉對印（圖八），為清代名臣曾國藩用印。印材質硬，色黑，間帶灰白絲入其中，印面方正，「曾國藩印」為白文漢印，漢繆篆字體，用字古樸，「蔭生」為寬邊細字朱文，字體小篆，兩印皆以浙派切刀的刀法刻成，無邊款，不知何人所刻。因其為對印，石上紋飾兩兩相對，印石頂面刻螭龍水波紋，三螭龍

《淮南子》：「隨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者貴，失之者貧」，「隨侯之珠」與「和氏之璧」被視為春秋二寶。戰國曾侯乙墓出土玻璃珠七十三顆，曾侯亦稱隨侯，所以考古專家曾推測，玻璃珠可能就是春秋時代所稱的「隨侯之珠」。此二珠為日本考古學家梅原末治慮及本院無此類收藏，遂慷慨捐贈二顆戰國玻璃珠，以充實本院藏品。梅原末治，大阪府羽曳野市人，京都大學名譽教授，致力於日本古墳的研究之後，進而研究東亞青銅器文化。對於中國考古學上商周青銅器、戰國至魏晉南北朝的銅鏡以及漢代漆器，有深入的研究。

曾勞藹如女士捐贈之清〈曾國藩印〉、〈蔭生〉對印（圖八），為清代名臣曾國藩用印。印材質硬，色黑，間帶灰白絲入其中，印面方正，「曾國藩印」為白文漢印，漢繆篆字體，用字古樸，「蔭生」為寬邊細字朱文，字體小篆，兩印皆以浙派切刀的刀法刻成，無邊款，不知何人所刻。因其為對印，石上紋飾兩兩相對，印石頂面刻螭龍水波紋，三螭龍



圖八 清「曾國藩」、「蔭生」對印 曾勞藹如女士捐贈 贈玉499、500

首分居中央與兩上側，身形作回紋，側面四面上緣環繞帶狀花卉水波紋。對印並排時，中間螭龍首相互對望，典雅自然。

曾國藩（一八一二—一八七二），字伯函，號滌生，湖南湘鄉人，曾任兩江總督，指揮湘軍攻陷太平天國首都天京，又為晚清一代文豪，書法尤以對聯見稱，與同時期王闓遠、左宗棠同譽為「湘中三大聯家」。鈐蓋於

為釉上彩繪瓷器的一種，其製作方式先以高溫燒成素瓷胎，上釉後再低溫燒成。素者，一般是指不用紅色，或有一說為素胎之意；三彩則是以茄、黃、綠三色為主，實際上並不限於這三種顏色。

這只筆筒的器身為黃色的樹幹，攀附的松樹有綠色的松葉，茄色的樹幹，茄白相間的浮雲，表現松樹高聳突出雲端的意象。全器雕塑精緻，層次分明，釉面光澤有立體感，樹皮、樹疤與松葉剔畫唯妙唯肖，是難得一見的精緻作品。（張志光）

文房珍玩

文房珍玩一類主要著眼於功能，包含墨、硯、紙鎮、印章等文房用具，還有陳設用的雕刻品，日常使用的服裝飾件以及鼻煙壺等各式珍玩，數量約一千件，其中又以印章為大宗。此類文物的材質較複雜，多為玉、石、牙、骨或金屬等之複合材質，展出中的戰國時期琉璃是早年的出土器，品相稀有。雪夜冰琴和端硯等是書齋中精品，陞官圖象牙牌、蠟

蠟葫蘆罐等則是精緻休閒生活的用器。數量最多的名家用印不僅為印章的主人作歷史見證，在呈現印石之美的同時，表現漢字精鍊的文字內涵與特有的線條之美。以下選介各式作品，與諸位分享。

秦孝儀先生捐贈的〈新石器時代晚期 雕骨嵌石大刀〉（圖六），作直長條刀形，以動物肢骨磨製而成，刃部鑿凹槽，內鑲嵌多片磨利石片成刃刀，骨器柄端有一長形凹槽並有一孔，以供繫繫或嵌插，為獸骨柄石刀，其刃刀石片是今人依據其他同類出土品修復而成，紅色鑿飾為陳夏生女士編綴。原收藏者特製龜紋錦盒，盒蓋上題銘：「新石器后期獸骨嵌石大刀。牌為樞柄，山供磨礪，琅玕藏刃，遙規衛智，夫豈一割之利。丙子冬暄，秦孝儀心波自題並銘」。

這種鑲嵌石片或石葉為刃的骨器，亦被稱為「石刃骨柄器」或「骨梗石刃器」，是磨製骨器與細石器相結合的產物，最早見於約距今一萬年左右的舊石器時代晚期，最初出現在內蒙古地區，後分布於東北、西北、



圖六 新石器時代晚期 雕骨嵌石大刀 秦孝儀先生捐贈 贈贈24

期把玩，造就出時間和愛憐的痕跡。鳴蟲飼養的文化始自唐朝盛於明代，清代時越發講究。《清宮詞·種葫蘆》云：「纖塵不到淨銅鋪，承應親聞一事無。子計冬來藏蝸蠅，牆陰汲水種葫蘆。」葫蘆器，又稱匏器或蒲器，清康熙時已出現以葫蘆器養育鳴蟲。每年立秋時，清宮即派人捕捉秋蟲，在宮內備暖室精心飼養。元日及上元節令，乾清宮殿暖閣設精美火盆，內燃香木炭，周圍架子上擺滿蝸蠅葫蘆及各類草蟲，日夜齊鳴，與殿外爆竹震天，相互應和，此起彼落，是為當時節令的特殊音效。帝后、王



圖十 清雕牙獅紐蠅葫蘆罐 吉星福先生捐贈 贈雜56

公大臣及嬪妃之外，宮女亦喜愛養蝸蠅等秋蟲，讓牠們在自己的懷裡取暖過冬，蔚為風尚。據《蝶階外史》記載，咸豐時北京已有專做蝸蠅葫蘆罐的太監，然因保存不易，傳世者極少。蝸蠅葫蘆罐大多是以葫蘆的上半截做器身，配以象牙、玳瑁做器蓋、蒙心。或將葫蘆四周雕琢人物、花卉、字畫等精美紋樣以通氣，精細工絕，價有貴至百金者，頗受王公大臣的青睞。蝸蠅葫蘆罐的精微工巧，除顯示主人的品味及身價，也反映當時的時代風尚和審美取向。此罐為吉星福將軍所捐贈，先生參贊戎機，軍功夙著，一九八四年三月，偕夫人張振芳教授，共攜珍藏文物二笈，慨贈本院，由其用品可知清末民初文人的文化韻涵及閒情雅趣。

張徐雯波女士捐贈的民國王壯為刻「摩耶精舍」泰來石印（圖十一），陽刻鳥蟲篆體。邊款：「大千先生營構雙谿精舍落成，敬琢此石，並祝八秩大慶。戊午初夏，後學王壯為載拜」。張大千晚年回台定居，於臺北外雙溪籌建「摩耶精舍」，「摩耶」為釋迦牟尼的母親之名，其腹中有三千大千世界，故「摩耶精舍」即「大千精舍」之意。一九七八年八月精舍落成，適逢張大千八十歲，王壯為刻此印，除賀其新居落成亦有祝壽之意。王壯為替大千刻印，始於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八三年間共刻了廿八方印，大多為齋館和書畫閒章，幾乎包含了大千先生晚年旅居各地的屋舍齋館名稱，「摩耶精舍」印即為



圖九 清 端石雲根硯 黃莉容、黃文如女士捐贈 贈文43



其傳世書法作品上之對章不只一對，印式多為「曾國藩印」白文，「滌生」朱文。此印為曾國藩五弟曾孫曾紹杰先生遺孀曾勞藹如女士所贈，曾紹杰先生（一九一一—一九八八）是近代著名金石篆刻與書學大家。黃莉容、黃文如女士捐贈的（清端石雲根硯）（圖九），為黃杰生前收藏硯。古人稱石為「雲根」，意喻雲觸石而生。硯石呈暗紫色，硯池作大小雲紋四朵，硯身通飾深淺浮雕高低大小不同的雲紋。雲紋內分刻不同書體款識，墨堂左上方陰刻楷書：「得之則保」；硯背右上方陰刻楷書：「煙雲出岫，宙郭翁題」；中央偏左下方陰刻篆文：「雲根」二字，左方陰刻楷書：「雷恪珍藏於種移堂」，並以長方篆文印「公父」做

結。左下方陰刻楷書：「丙戌二月記，八十」，左上方陰刻篆文：「多研齋」等等，顯示此硯曾輾轉多次被不同主人收藏。端石產於廣東肇慶，以質地堅實細密、溫潤如玉，磨之無聲且發墨而不損毫為其特色，為四大名硯之一。此硯雕工極為精湛，注重自然材質，以石構圖，工藝技術嫺熟，置於案頭，平添文人雅興。吉星福先生捐贈（清雕牙獅紐蝸蠅葫蘆罐）（圖十），器以葫蘆為體製成，侈口、斂頸、碩腹、斂底、帶蓋。口緣、足底及蓋皆以象牙雕嵌而成，鑲玳瑁邊，蓋面鑲雕金錢紋為氣窗，蓋頂鑲刻大小雙獅相對而視，造形生動，雕工精緻。葫蘆器身光素無紋，從其深潤的色澤，可知收藏者長



圖十二 民國 臺靜農「以介眉壽」 泰來石印 張徐雯波女士捐贈 贈玉385



圖十一 民國王壯為「摩耶精舍」泰來石印 張徐雯波女士捐贈 贈玉337



圖十四 商 二里岡期 獸面紋爵 張金鍊先生捐贈 贈銅39

如商代二里岡期銅爵、西周蟬紋鼎，還有極具重要史料價值的唐玄宗禪地玉冊。在展現捐贈者與人共享、慷慨恢宏的氣度。以下選介銅器、玉器各四件。

蔣鼎文先生捐贈〈西周早期蟬紋鼎〉（圖十三），腹深：七·五公分，立耳、鼓腹、三柱足，兩耳微



圖十三 西周早期 蟬紋鼎 蔣鼎文先生捐贈 贈銅4

其中之一。王壯為，本名沉禮，河北易縣人，自幼受父親薰陶，刻印作畫。中日戰爭時，投身軍旅，以「壯為」為名，替人刻印。一九四九年來台在大專院校教授篆刻、書法史，為著名金石書法家。刻印根柢紮實，漸進求變，近於自然，面貌豐富，甲骨、金文、簡帛各類古文字皆能入印。

王壯為一生篆刻以清麗暢然為

之，此印為鳥蟲篆體，並非日常創作之體，字形安排和刻製極為耗神，應有特殊情境才促成此印的產生，是王壯為少數鳥蟲篆體之精品。

張徐雯波女士捐贈的臺靜農刻〈以介眉壽〉泰來石印（圖十二），印石色白灰間帶磚紅，雲霧狀石紋，印頂微凸呈弧面。泰來石為泰國與韓國之耐火磚用石，與壽山石石質相若，為臺灣印人常用之印材。

印面方正，陽刻四字「以介眉壽」，甲骨文入印，田字格形制，文字置於朱欄之中。內韻趣味，邊款「丙辰四月擬吾八兄之作，並以為壽。弟靜農」。此印原為張大千自己所刻，因數度遷居散佚，一九七六年返回臺北定居，臺靜農仿製其舊作，作為當年張大千壽辰賀禮。「以介眉壽」語出《詩經·七月》：「為此春酒，以介眉壽。」含有春暖花開長壽之意。此後張大千畫作大量鈐蓋此印，增添吉祥、祝福之情。此印印款「擬吾八兄之作，並以為壽」可知，臺靜農與張大千情同手足，早年臺靜農習倪元璐書體，張大千慨贈倪元璐法書以做研究，回台營築

外侈，腹最大徑位於鼎身中部。口緣下飾一道夔紋與罔紋相間交錯的主紋帶，下接三角蟬紋，無鑄銘。本件器形、紋飾是殷商晚期至西周早期典型式樣，由於鼎身略鼓與甘肅靈台姚家河M2：1西周早期銅鼎近似，故將此鼎定序為西周早期。

鼎是烹煮器也是盛食器，在眾多自銘鼎中，我們將鼎的作用歸納出幾個用途：可以用於祭祀、宴享賓客、嫁娶，也可以盛煮各種肉類、黍稷、調味品。甚至到東周產生煮湯（熱水）的專用鼎。此外青銅鼎若依器形分類，計有盆鼎、罐鼎、鬲鼎、盤鼎、束腰平底鼎、方鼎等式樣，本件器形、紋飾皆鑄造精良，堪稱盆鼎中的精品。

張金鍊先生捐贈〈商 二里岡期獸面紋爵〉（圖十四），全器高十四·五公分，窄流、尖尾、雙柱矮小立於流口交界處，口緣內側環鑄加強筋呈階狀，上腹壁微斜近直、內收成束腰，下腹鼓出，平底有明顯煙燻痕，平底下接三足呈三稜錐狀足較短微撇，於腰上置板形鑿。全器於腰腹

「摩耶精舍」，牌額亦請臺靜農書題，兩人情誼由此可見。臺靜農（一九〇二—一九九〇），原名傳嚴，改名靜農，安徽霍邱人。知名文學家、書法家，早年「未名社」負責人之一，以新文學見重於世。（陳瑛）

### 金相玉質

東漢王逸《楚辭章句》中云：「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匹，名垂罔極，永不刊滅者矣。」青銅與玉器是中華文化遺產中極為重要的瑰寶，乃貴族文化中品秩與權力的象徵，也是文人雅士雲煙供養的珍品。本院歷年來受贈的銅、玉文物，計贈銅四一一件、贈玉八二六件、贈錢一四八九件，今選陳精品，以識其端，並彰顯諸君子大愛無私之情。

此次選件，年代從新石器時代至清約七千年之久，區域則遍亞洲各國，器類豐富多元。觀眾可欣賞到長江下游馬家浜文化之石鑿、台灣卑南文化的玉飾、印度蒙兀兒帝國的玉柄短劍及東北亞、東南亞、南亞等地之金銅佛。而捐贈文物中亦不乏重器，

飾細陽線獸面紋一道，是二里岡期典型之作。

青銅爵，酒器。歷來文獻及學者多有著述推測其用途，故有飲酒器、溫酒器等不同意見之爭。對於雙柱的作用，眾多學者也有不同看法，但都沒有辦法提出一槌定音令人信服的實證。現今通稱之「三足青銅爵」，定名始於宋代。從甲骨文與周金文的「爵」字結構特徵來看，是與現今三足青銅爵顯示的器型特徵相合，所以此類酒器定名為「爵」，還是為古器物學者所接受。一九七六年陝西周原出土的一對西周晚期「伯公父爵」，器形為橢圓斗狀，下接圈足，腰腹接一板狀曲柄，自名為「爵」。且言其用途是「用獻、用酌、用享、用孝」，這是迄今為止，僅見自銘為「爵」的青銅器。

三足青銅爵是夏文化中最早出現的青銅酒器，但演進到西周中期基本上已退出青銅禮器的歷史序列。而西周晚期出現自名的爵形器，是漫長酒器演化的蛻變？還是未知的真實碎片？是今後我們必須探索的課題。

彭楷棟先生捐贈〈北魏太和九

象日月、長思君、世不絕、保八子。  
(逆時轉)

此類多乳鳥獸紋鏡，大致依鏡面大小排次，由五至八星不同組合，流行於西漢晚期到東漢晚期之間。



圖十七 戰國—漢 玉璧 吉星福先生捐贈 贈玉301

上區域部份施以鑲金，形成金碧交輝的華麗意象。鏡邊緣在寬帶紋中嵌入銘文帶。篆體銘文排列較為特殊，以正逆互錯將兩道銘文連成一體：

得天道、宜位官、見朱顏、心志驩。

(逆時轉)

象日月、長思君、世不絕、保八子。

(順時轉)

中國玉器在新石器時代由於區域特色產生了，北方玉器、中部玉器（包括東部西北部）、南方玉器三大體系。而南方玉器正是琮、璧、冠、珮的發源地，科學考古在今廣東曲江的「石峽文化」大量出現玉璧、玉琮及佩飾。位於長江下游、餘杭太湖地

而八子境是其中較大型且最華麗者。一九六四年陝西西安南郊出土之「傅子孫銘·七子四神鏡」與本鏡紋飾、形制排列方式大體相近，時代可定序在西漢晚期到新莽之間，兩者應是同時期的作品。

吉星福先生捐贈〈戰國—漢玉璧〉（圖十七），直徑：八·二公分，玉料呈青色、半透明，體扁平、正圓形。內外兩緣修飾突起素寬邊。通體雕琢臥蠶紋，兩面紋飾相同，琢磨精工。

玉璧作為〈周禮〉正名的五瑞之一，從新石器時代出現就一直是非常重要的「禮玉」，在東周時代其用途是貴族在朝覲、聘問、燕享、祭祀等場合手執的信物，同時也是貴族珍愛的隨葬品。

中國玉器在新石器時代由於區域特色產生了，北方玉器、中部玉器（包括東部西北部）、南方玉器三大體系。而南方玉器正是琮、璧、冠、珮的發源地，科學考古在今廣東曲江的「石峽文化」大量出現玉璧、玉琮及佩飾。位於長江下游、餘杭太湖地

區，到隋唐時代達到鼎盛。彭楷棟先生捐贈〈漢銅鑲金獸紋八子鏡〉（圖十六），直徑二十一公分，圓鈕、四葉紋鈕座，鈕座間飾雲氣紋，外以寬帶紋與主紋分隔。主紋飾區由八星丁間隔為八區，以星丁紋為中心，外繞盤龍紋，形成像八個小鏡子環繞在鏡鈕四周的結構。並在這八子間裝飾羽人、青龍、白虎、朱雀、獨角獸、青羊、及雲氣紋等等不可名狀的祥瑞瑞獸，主紋飾區外緣環繞類似折磬紋的三角折曲紋，且將以

劉慕俠女士捐贈〈唐玄宗開元十三年 禪地祇玉冊〉（圖十八），寬二九·二公分，單簡長二九·九公分、寬二·八公分，以大理石製成，共計十五簡，每簡上下各橫穿一孔，以金屬絲串聯為五簡一組，共計三組。每簡以隸書體刻字一行，禪地祇祭禱文共一百一十五字。此玉冊是唐玄宗李隆基於開元十三年瘞埋於泰山山下社首山（今稱蒿里山），此冊文在新舊〈唐書〉及歷來文獻都沒有登載，由於可補史籍不足，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史記·封禪書〉「泰山上築土為壇以祭天，報天之功，故曰封」。「泰山下小山上除地，以報地之功曰禪」。在渾沌初開的時代，民智初啓的先民，對天地之威是充滿戒慎崇敬之心，以各種形式來祭天祀地應是常



圖十五 北魏太和九年 銅鑲金無量壽佛像 彭楷棟先生捐贈 贈銅123

年銅鑲金無量壽佛像〉（圖十五），通高二十四公分，佛頭作高髻、髮呈中分式樣，面相圓潤、杏眼、高鼻、長耳、嘴角略帶笑意。著圓領通肩僧衣，衣褶線條由兩肩呈自然弧線垂於胸前，左後肩與左袖口衣褶作波曲狀。右手於胸前施無畏印，左手平肘置於胸腹間握持衣襟，赤足立於覆蓮座上。蓮座下有四足方座，方座上緣飾三角紋，並在四足上刻發願文四十四字「太和九年歲在乙丑，二月戊戌……造無量壽佛一區。」

圓形頭光及舟形背光與佛像連鑄。頭光分二層，內側光素，外層裝飾蓮瓣紋。背光分三層，內層近佛處平素，外飾綉紋，第二層僅見舟形頂端裝飾火燄紋。最外層呈上尖下平的舟形背光，裝飾翻騰燃燒的火燄紋。背光背面以線刻頭戴寶冠、手持淨瓶的立姿菩薩。

無量壽佛即梵稱阿彌陀佛的漢譯名。漢譯本無量壽經稱，此佛最能表現光明無量之德，可渡一切苦厄。故而此佛的造像活動，由北魏中期開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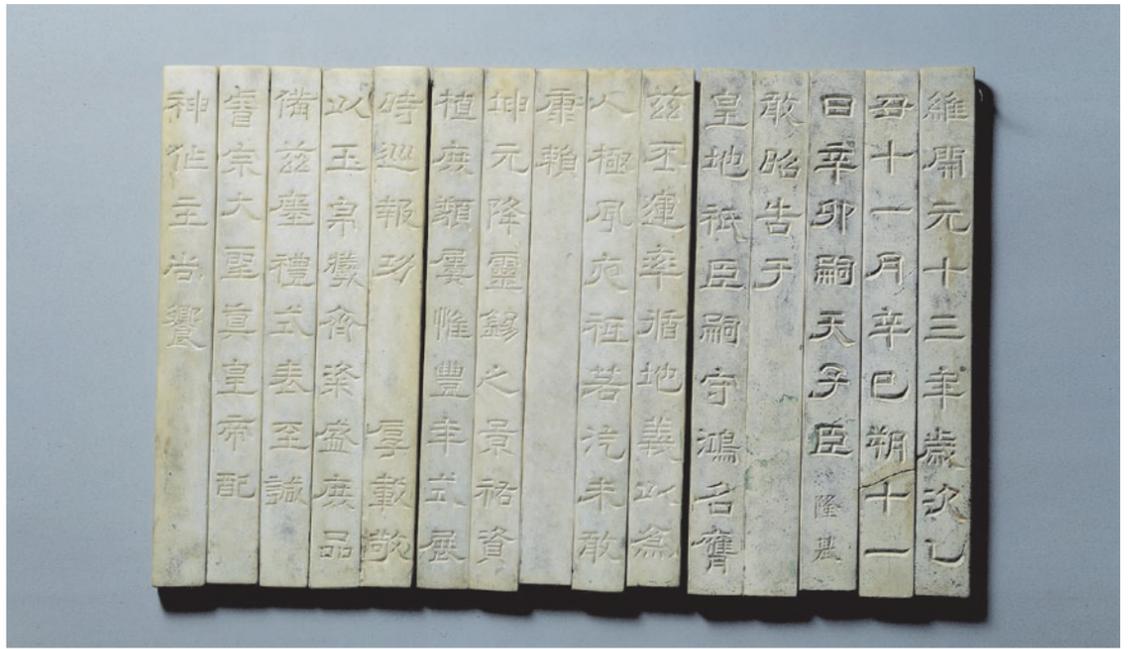
圖十六 漢 銅鑲金獸紋八子鏡 彭楷棟先生捐贈 贈銅342



圖十九 清 白芙蓉石觀音大士像 黃君璧先生捐贈 贈玉324

至十八世紀蒙兀兒帝國玉柄短劍（圖二十），通長三八·四公分，寬五·六公分，厚二·三五公分。劍首作彎曲瘤形，與劍莖及呈V形卷曲形劍格，用白玉整體雕成，其上淺浮雕花葉紋為飾。鐵刀雙開鋒、劍尖微翹、形似彎刀。劍鞘以薄木為體、貼飾絳紅絲絨，於稜脊上裝飾金屬絞絲，並嵌接花葉紋白玉製的護口及鞘尖，白玉護口近柄處雕飾一凸起小環，可繫流蘇。

這種短劍流行於波斯與印度，



圖十八 唐玄宗開元十三年 禪地祇玉 劉慕俠女士捐贈 贈玉3

態。太史公引管子之言「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若以此對照考古所出，在新石器時代「紅山文化」發現的神廟與祭壇遺址，「良渚文化」的祭壇遺跡，海岱地區的「大汶口文化」在莒縣濰陽河發掘的陶文具有禮天祀地的意象，上述這些先民們都在禮天祀地。

或許我們可以將「封禪」歸于東周齊儒之言，秦皇、漢武的封禪也雜有太多長生求仙的私慾。但從秦始皇始封禪泰山之後，在文士議論及複雜政局交相利用妥協下，歷朝還是有六帝登臨泰山行封禪大典，直到宋真宗祥符元年為止。千古之下乾隆皇帝對封禪一事甚至御批「自欺欺人，貽譏史冊」之語，但從乾隆十三年至五十五年，卻先後十次登臨泰山祭祀。這是否也側寫出禮天敬地的觀念，早已深植人心。

黃君璧先生捐贈（清 白芙蓉石觀音大士像）（圖十九），通高十七公分，通寬十六·五公分。像雙足作左單盤、立右膝、右手持念珠抱右膝、左

手環置其上，頭微側凝視虛空。整體法相應是雕琢觀音三十三化身中的「阿耨觀音」，又稱「阿耨多羅觀音」此尊名是梵文譯音，意譯為「無上優異」。又有云：阿耨即指阿耨達池，（大唐西域記）記載此池位於瞻部洲之中心。八地菩薩以願力，化作龍王，住于其中，尊名即由此來。是故在《普門品》、《法苑珠林》中皆將觀音視為水源女神之一，有照護江海之願力，能救水難，有消災解厄之功德。晉唐以來文人雅士多好清談，在文房清供中，亦不乏以雲煙供養佛道神仙造像，以祈文藝精進。

此尊造像以芙蓉石採圓雕手法，意造觀音法相。芙蓉石屬於壽山石系的山坑石，礦源在福建省福州北郊壽山村之月洋加良山。壽山石用於石雕，在考古發掘中於南朝墓曾出有圓雕「臥豬」，而福州地區的宋墓更出土大量造型簡練的壽山石人俑、鳥獸。時至元、明以後文人以壽山石刻製印章，從此壽山石系的石品正式進入文房清供中，成為文人墨客書案上不可或缺的瑰寶。

葉博文伉儷捐贈（十七世紀晚期



圖二十 十七世紀晚期至十八世紀 蒙兀兒帝國玉柄短劍 葉博文伉儷捐贈 贈玉826

是伊斯蘭貴族日常生活的佩劍。在本院伊斯蘭玉器藏品中，其彎曲的瘤形劍首之變化，還可看到有獸首及花葉形兩種。由於蒙兀兒王室血統中濃厚的突厥、蒙古血緣關係，我們可以看到草原文化對玉柄短劍這類兵器的影響。在「鄂爾多斯式」青銅兵器裏，相當中國商周時期（西元前十五—十七世紀）流行於內蒙古中南部，山西和陝西北部、西部，燕山南北地區，甘肅、青海東部，這一大片廣大的區域中，發現的鈴首曲柄短劍、獸首曲柄短劍、鈴首彎刀、獸首彎刀，與本件白玉瘤形曲柄短劍有著源遠流長，且不可分割的臍帶關連。（朱林澤）

本次器物類的捐贈展雖僅能展出部份捐贈文物，然已足以窺見台灣私人收藏的實力。一地博物館的收藏正反映當地的藝術文化水平，惟有各界的積極參與，才能為博物館注入源源不絕的生命力。期待更多、更好的捐贈品能長留博物館，長存世人眼前，不斷地訴說著文物與收藏者之間許多有趣而生動的故事。

作者任職於本院器物處